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针线“引擎”拉动脱贫，“绣”出一片新天地

内蒙古科右中旗王府刺绣带动农牧民脱贫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27日电(记者于长洪、朱文哲、王靖)喜鹊图案的手提包，牡丹花样式的抱枕，昂首奋蹄的蒙古马壁挂，几何花纹的蒙古袍……这些出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简称科右中旗)的极富现代感的刺绣产品，登台巴黎，亮相深圳，打入国内外市场。

近年，科右中旗将传统的蒙古族王府刺绣，打造为重要产业扶贫项目，有效带动贫困农牧民增加收入，“绣”出了乡村振兴美好前景。

“蝴蝶”：“飞”临万千绣娘“窗口”

三股线落一根针，在绸布上恣意翻飞，一会儿，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落”于绸布。这是金星嘎查脱贫户赵桂霞在做王府刺绣。

王府刺绣起源于清代，是旗内图什业图王府世袭传承的一种蒙古族传统手工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传承好这门手艺，同时让贫困户通过产业技能摆脱贫困，2016年以来，旗里从精准扶贫出发，通过“集中培训、上门辅导、手把手教授”，在全旗推广刺绣。

“没老师我来讲，没场地就去借，困难遇到一个就解决一个。”旗人大常委办主任、王府刺绣产业推进组组长白晶莹说。之后，旗里免费为贫困户发放刺绣工具和原料，定期举办刺绣培训班，还建起了王府刺绣文化博物馆。

马箫箫招工

本报记者张典标

当初，“90后”姑娘马箫箫兴冲冲返乡创业开了家绣坊，但全县跑下来，只招来了一个女工。

是妇女都出去了？还是工资低？抑或是干不了这活？都不是。

马箫箫家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陇中苦瘠甲天下，东乡苦瘠甲陇中”，东乡县深陷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是甘肃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在这里，刺绣是每家姑娘打小家里就教的，不会刺绣的姑娘找婆家都难。这里的生活方式也还很传统，男的出去务工，几乎所有女的都在家种地、照顾老小，马箫箫给开的工资也不低，一个月预计能有1500元。

招工三道坎

“我一天啥都不干，也只能绣一个荷包，那能有多少钱。”马箫箫发现自己招工的第一道坎是妇女们压根儿没觉得刺绣是吃饭的本事，也不相信她能开出工资来。

马箫箫索性带着针线和布串门，让妇女们试着绣，绣好了她花钱来收。

“瞎折腾，趁着亏得少，赶快停了！”公公婆婆不同意，却也劝不住她。她当时其实还没有一笔订单，这不是往里砸钱吗？

原来，一次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马箫箫发现家里的妇女竟然还是躲在厨房后面，不能出来见客人，只是偷偷看、偷偷听。马箫箫很震惊，大学毕业的她见过世面，下决心要通过刺绣做一些改变。

到了真正收绣品的时候，马箫箫不敢相信，原本预计一两天就能做好的小物件，很多人竟然半个月都没完成一半。

“我得喂羊、下地，还得伺候公婆，送孩子上学。忙完这些，每天晚上最多只能抽出一个小时干这个了。”绣娘也为难。这是马箫箫招工遇到的第二道坎。

她一狠心，不计件了，都到自己的绣坊里打卡上班，工资按月结，每月2000元。这个工资不比他们在外打工的男人少。那时候她还是没有一笔订单。

紧接着她就遭遇了第三道坎。

“她出门了，家里的活谁干，小孩你给照顾？”有老人打死不让儿媳去上绣坊去。

“我还不需要女的帮忙挣钱！”一些当家人也不同意自己媳妇跨出家门。还有些人将信将疑，在观望。

骑着摩托送媳妇来上班

马箫箫只能带着仅有的几个女工起家。她没想到的是，绣娘们能拿针，却不会拿笔，马箫箫得一件件先给她们在布上画好图样。

为了提前给女工们画好图样，马箫箫和老公刘子峰经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公婆看了都心疼，变了说法，“既然都做了，那就坚持做好吧。”

记者在赵桂霞家，看到绣花架子整齐地摆在客厅里。刺绣给她们家带来了很大变化。过去靠低保生活的她，2018年通过刺绣赚了9000多元。她高兴地说：“我现在是一级工，接下来还得苦练，争取当上刺绣老师。”

白晶莹介绍，旗里和赵桂霞一样通过刺绣成功脱贫的“绣娘”有很多。刺绣产业目前覆盖173个行政村，参与人数达21000人，其中贫困人口2895人。2018年参与刺绣的贫困人口年均增收2000元。

探索：针线“引擎”拉动脱贫

为扩大销售市场，巩固扶贫成果，确保持久稳定增收，旗里成立了由52名有想法、有闯劲的青年人组建的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专职开拓刺绣市场。

安常福是协会副主席、营销部经理。2017年以来，他和同事们相继打开了北京、陕西、深圳、长沙、长春等地的市场。“我们对接一些大学生团队，用优惠的价格为他们提供刺绣产品。这样既能提升知名度，还能逐步实现规模化发展。”2018年，王府刺绣销售额达825万元。

让王府刺绣成为与湘绣、苏绣齐看的工艺品，是安常福和同事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在湖南长沙杨开慧纪念馆设置了王府刺绣展台，同湘绣一



▲马箫箫绣坊里的女工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晨三四点。公婆看了都心疼，变了说法，“既然都做了，那就坚持做好吧。”

发第一笔工资的时候，绣娘们团团围住马箫箫，争着说自己这个月来了几天，做了多少。绣娘一脸的骄傲和满足，都印在了马箫箫心里。

其实这笔工资是马箫箫自己贴钱发的。那时候，除了偶尔在集市上卖出几个荷包之外，她也没有其他销售渠道。

那会是她最着急的时候。

有一次她带着绣娘和绣品，去当地的杏花节上摆摊，绣娘兴高采烈地去，连着三天一件东西没卖出去，绣娘也蔫了。

“为啥我们做的卖不出去，是不是做得不好？”有绣娘问。

“你们会的手艺是别人不会的，只是还没有遇到真正欣赏咱们作品的人而已。”马箫箫只能这么安慰。返乡创业还不到半年，她已经搭进了9万元。

一筹莫展之际，正在东乡调研的碧桂园扶贫工作队给她送来了一纸订单，解了她燃眉之急。不久之后，东乡县电商产业园邀请马箫箫的绣坊入驻，一些展销会也给她留了位置。

见到马箫箫真的卖出了东西、发出了工资，越来越多的妇女来绣坊报名。有的女工索性带着还需要照顾的孩子来，那些原来反对媳妇出门的当家人竟也骑着摩托车送媳妇来上班。

“有了这份收入，妇女们出门也不用和以前一样向公婆报告，脸上涂个粉也不需要向当家人要钱了。”马箫箫说，“现在绣娘们自信多了，原来那些一见生人就低头，话也不说的绣娘，竟然也能在记者面前从容地自我介绍，抢着说一些话。”

马箫箫觉得自己再辛苦也值了。

我是彝族娃，学前就会普通话！

零距离感受大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吴光于)“阿姨好！叔叔好！”5月的清晨，走进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洒拉地坡乡姐把哪打村的幼教点，拖着长长尾音、奶声奶气的童音顿时驱散了高山上的寒意。

“阿姨你从哪里来呀？你衣服上画的是苹果吗？”5岁的吉能小飞圆圆的小脸红扑扑的，拉着记者不停地问这问那。仔细一听，小朋友的普通话还挺标准！

记者还记得2016年年底第一次来这个村子时的情形——几个小脸脏脏的孩子背着更小的弟弟妹妹站在村口，怯生生地看着陌生人，对记者的搭话毫无反应，不一会儿就害羞地跑开了。

现在，在易地扶贫搬迁聚集点旁的幼教点里，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普通话朗读《悯农》。

在大凉山，千百年来，彝族群众习惯用彝语交流。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与外界沟通甚少，很多彝族群众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也听不懂汉语。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凉山儿童不会汉语的问题日益凸显，上学后听不懂、跟不上，暴露出学前教育的短板。

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凉山州于2015年10月启动了“一村一幼”计划，在尚未覆盖学前教育资源的行政村和人口较多、居住集中的自然村设立村级幼儿园教学点，截至目前全州已开办幼教点3117个，招收幼儿12.61万人。

依托“一村一幼”，2018年5月27日，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四川省政府在昭觉县四开乡启动了“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这一行动是国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帮助凉山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又一重要措施，旨在帮助儿童在学前学会普通话，听懂、敢说、能说普通话，并形成普通话思维习惯，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义务教育，为上高中、大学

同展示，让王府刺绣更好走出去。”安常福说，王府刺绣还登上国内外各种展会，其中，在深圳一次就签了两年共计2200万元的订单。

通过“协会下订单、免费供原料、务工接订单、计件算收入”模式，旗里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的产业化发展路子。下一步，他们将出台更多鼓励政策，加强产品研发，使刺绣产业成为农牧民致富新引擎。

美育：绣出美丽织就向往

如今的王府刺绣，不单是甩掉穷帽子的依托，更是提升农牧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的抓手。

在高林套海嘎查，赵霞专心地绣着鸳鸯。她以前是有名的“麻将头子”，2017年接触刺绣后，她甩掉麻将，成长为刺绣一级工，2018年收入3万元。她现在收了40多名徒弟，以往的“麻友”变成了“绣友”，“大家比拼才艺，靠能力增收，这可比打麻将强。”赵霞说。

在翁根海拉苏嘎查，农民马八十五平躺在炕上仰头，熟练地绣着一枝紫色的牵牛花。多年前，一场车祸造成他下身瘫痪，他几度轻生。接触刺绣后，他着了迷，2018年，他卖出了1600多元的绣品。他兴奋地给扶贫干部打电话：“我终能为家里做事了！”

从学习美、传承美，到创造美——在大兴安岭南麓的科右中旗，一根绣花针，绣出农牧民脱贫奔小康的新天地。

峰岭底村的“窑变”

新华社太原5月27日电(记者王文化、王劲玉)守窑、废窑、复窑……窑的变化记录着峰岭底村奔向好日子的进程。

“穷瓷窑，饿瓦窑，实在不行下煤窑。”山西省娄烦县峰岭底村人昔日离不开窑，窑洞吃住，窑窑谋生。革命先驱高君宇就是从村里窑洞走出的。100多年前，靠着家里烧制瓷器积攒下来的财富，他支持革命事业的故事仍让村里人津津乐道。后来，这个吕梁山村的村民不再守着窑过日子了。

先是离开窑洞。“窑洞冬暖夏凉，但常有田鼠打洞，下雨就漏水，采光也不好。”72岁的王常明说。20世纪80年代起，活泛起来的村民开始搬出窑洞。年过七旬的村民王铁柱仍记得，那时盖间房，用料就需近两千块，为省钱，他和老伴自己盖，3间房竟然盖了6年。

在王铁柱家院里现在还能看到山坡上破败的旧窑洞，二百来米的距离见证着他盖房的痛苦与离开窑洞的快乐，他说：“搬下来吃水、用电方便，给儿子说媳妇的人家也愿意来了。”

接着是舍弃煤窑、瓷窑、瓦窑。村支书王旭珍说：“村里原有4个煤窑、4个瓷窑、两个瓦窑，一半村民在窑口干活。”然而煤窑开采破坏地下水系，瓷窑、瓦窑在烧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地处汾河上游的峰岭底村，为保护水源，十多年前窑口陆续关停。村里不再像过去那么热闹，但没了污染，村边的汾河水越来越清，村里的咳嗽声也逐渐消减。日前，村头正在建设汾河湿地公园。

高爱青曾是窑窑技术工，后到太原等地打工。但近三年他没出去，因各项扶贫措施到位，他在村里工作就有不错的收益，虽然没再在窑口干活，高爱青也成功脱贫了。王旭珍说，在政府部门帮助下，村里发展中药材和马铃薯种植，推广光伏项目，2018年底，整村都脱了贫。

峰岭底村被列为山西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后，窑洞和瓷窑成了重点打造的旅游产品，如今村里正着手恢复瓷窑和窑洞。高爱青正忙着把瓷窑工艺在高君宇纪念馆复原展示，他说：“高君宇家当年经营瓷窑，作为高君宇的老家，我们有着把传统技术传承下去的责任。”他准备复建个瓷窑，帮助游客现场制作产品，“瓷窑污染主要在烧制环节，我们展示技艺可做半成品，不大量烧制。”王旭珍也告诉记者，作为红色旅游的体验项目，村里正准备把山坡上的废弃窑洞改造成农家旅舍。

小宗林果梨城“突围”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27日电(记者李志浩、关俏俏)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市是一座梨城，55万亩香梨享誉全国。四个汉子告别本职工作，在这里“剑走偏锋”种起了桃子和樱桃，一种就是3600亩，果品高价热销一二线城市。

2009年，从事了9年水果收购大宗贸易的郭连学、郭连彬兄弟俩，决心进军产业链最上游，自己种果子。

当时，历经十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南疆各地已形成“一县一品、一乡一品”的区域林果产业特色。在库尔勒所属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大宗果树蔚然成林。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轮台小白杏以及焉耆葡萄，以共计100余万亩的面积“统治”了林田。

现成的果苗和种植技术就在面前，兄弟两人却绕路而行。“光热资源充足，土地广阔，南疆这么好的条件，要种就种最好的。”眼见南疆各地大宗林果步入白热化竞争阶段，熟悉内地中高端消费市场的兄弟俩决心另辟蹊径，从小宗林果入手，盯住高端消费群，最终选定了桃子和樱桃。

2009年，兄弟俩在大连开始育苗，从零开始学艺。2012年，他们根据南疆的土壤、气候条件量身定制的新品种问世。2013年，兄弟俩带着果苗回到新疆，在库尔勒包下800亩地，开始试种樱桃、桃子。

闯出新路注定要历经坎坷。尽管已做足准备，但土壤与气候还是成了小宗林果“突围”梨城的巨大障碍。雄踞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刻定义了南疆的气候与土壤：干旱，蒸发量数倍于降水量，盐碱不断从地下往地表泛。桃子和樱桃生长艰难。2014年，三成的桃树、七成的樱桃树死了。

中和土壤酸碱度是关键。因为偏离了主业，兄弟俩入不敷出，却拒绝了当地通行的推土加漫灌的治碱办法，而是高价用生物菌肥、农家肥。土壤碱性在降，有机质在增。

在关键的2016年，苦苦坚持的两人迎来转机。两位前石油人卢廷雷、张铁喆加盟了，兄弟俩多了两个帮手和合伙人，种植规模当年即扩大到3600亩，累计投入达4500万元。

2018年，笨方法结出的果子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个大肉黄，口感极佳。“味道就像小时候吃的一样”，一位内地顾客的评价让他们难忘。当年，70余吨桃子以每公斤50元的收购价空运销往东部中高端市场。而他们在田间种植的11个品种，则确保从4月到11月每月都有桃子上市，销售周期被大幅拉长。

目前，多家知名企业已与四人签约合作。卢廷雷介绍，不出意外，他们的投入到明年将全部收回，而利润更高的樱桃届时也将上市。

他们的林果标准化种植模式，引起当地政府注意。今年，近邻的博湖县将1600亩果园流转给他们，鼓励他们带着当地贫困户一起脱贫致富。

当前，为帮助农民脱贫增收，作为“瓜果之乡”的新疆正大力推进特色林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而加快推进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高果品质量，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四人的林果“突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